



又是 杜鵑花開時

■ 撞 圓 ■

又是杜鵑花開的時候了。屈指算來，這是我在杜鵑花城裏的第三個年頭，每當我凝視那盛開着的花朵時，耳邊總彷彿聽到有人在哼着那古老的民謠——「太陽下山明早依舊爬上來，花兒謝了明年還是一樣的開，美麗小鳥飛去無影蹤，我的青春小鳥一樣不回來……」我不禁自問：「我的黃金時代是怎樣度過的？」霎那間，往事如浮雲般地湧上了心頭，令我良久不能自己。

那是在高中的時候，因為教育制度同社會環境的影響，在我內心深處隱藏着一個觀念——就是「成績代表一切」；不僅一般家長們所重視的是成績，師長們注意的是成績，就是同學間所關心的也是成績。是故對於當時被認為「無聊」的科目平時也就懶得下功夫，只不過在考試前生吞活剝地把一些課文強記在心頭，所以在考試後它們也很快從腦海中悄悄地溜走，到頭來仍是一片空白。再說現行教育制度，由小學初中高中而進入大學，似乎只是一條單行道，它在我幼稚的心靈中引起了一連串的問題——為什麼讀小學？答案是為了進初中；為什麼讀初中？答案是為了進高中；為什麼讀高中？答案當然是為了進大學。我們只要冷眼旁觀各階段最後一年中，學校、老師以及同學們的所作所為，就可以證明這種觀念普遍地存在。這種誤解使我短視，以為讀書就是為了這些短程而無謂的目標，也使我對於遠大的前途反而漠無方針。假如勉強說有，那也只不過是從小耳濡目染的科學家或發明家的憧憬而已。尤其是那個「發明電燈泡的愛迪生」，更是我作文簿中常見的偶像，至於最重要的他們所代表的意義和精神，我却一無所知。

平心而論，高中教育對中等以上資質的學生而言，兩年也就夠了，若是爲了應付大專聯考，則更可如此。但翻開聯招會的招生簡章來看，報考資格必須是高中畢業或是同等學歷，也就是說，非讀滿三年高中不可，這樣多餘的一年時光怎麼辦？打彈子，看電視，以及做題目。在那段時間內，幾乎所有理科升學參考書中的題目我都做過，這樣做有好處嗎？不能說沒有，至少能够使觀念更爲清晰，但是我認爲並不值得。

高中畢業後，報考大專聯招似乎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，可是在填寫志願時，却也大費周章。我有自知之明，不太適合攻讀工科。讀理科呢，我在高中時代對數學、化學、物理都有興趣，難分軒輊，但我終於選擇了物理，原因是數學比較抽象，化學偏重記憶，似乎與我的個性不太接近。科系的問題決定後，接着便是選校，這又是一個難題。第一志願似乎必須在清華和臺大之間作個選擇，以我自己的意志而言，我當時認爲大學的功能在於專門人才的培養，所以比較嚮往清華恬靜的讀書環境以及嶄新的教學設備，不過長輩們也提出強有力的相反意見，他們就心我不能照顧自己，不贊成我單獨離開臺北。結果臺大物理系成爲我的第一志願。

當我初踏進大學之門時，雄心萬丈，真有如初生之犢不畏虎，尤其當時報載大學法即將修改，其中最主要的一項就是要打破四年制大學教育的傳統，如果肯努力，願多修學分者便可提前畢業。這個消息着實使我內心激動了一陣子，一心一意計劃在最短期間內修完大學課程，拿到文憑——這似乎是我想像中能自學校得到的唯一好處。但是教務章程上明明白白地規定的是「必須讀滿四年方得畢業」，這委實又使我涼了半截。四年！這漫長的四年，屈指一算，在我大學畢業時，已是二十三歲了，回顧那些執物理界牛耳的科學家們，不都是在這年齡取得博士學位了嗎？甚至許多已經有了劃時代的論文發表。相形之下，誠不可以道里計，當然他們都屬天縱英才，但是環境也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啊！每次閱讀科學家傳記的時候，抑鬱之情，也就油然而生。如今我覺得這種想法太天真了，社會經驗不夠。修改大學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至少在不做不錯的潮流下，誰又願意負擔起這個責任呢？兩年半不能算是太短的時間，我想這個修改方案，恐怕還在研究、檢討或是審查階段，將來也不知道要旅行多少衙門，總而言之，如果真有公佈實施的一天，恐怕我早已畢業了。

等到正式開始了大學生活，我便漸漸覺得跟我想像中的情形有很大一段距離。最先碰到的便是整整三十四個學分的所謂普通課程，其中有關物理方面的僅僅只有頗爲乏味的普通物理學一門而已，這與我好高騖遠的理想又大相逕庭。因爲提不起興趣，所以意志漸趨消沉，不復有當年那番雄心。以讀書進度而論，不但自超前而拉平，而且再由拉平而落後，甚至臨時抱佛腳，只在臨考前才去翻動堆積着的功課。假使有人問我：「你把光陰用到那裏去了？」我也只能坦白地說：「我也不知道。」只有一點我自己覺得可以快慰的地方，就是結交了一些趣味相投的朋友。大夥聚在一起的時候，總是嬉笑怒罵，好像冤家對了頭，但是背後却蘊藏着深厚的友情，這可算是這段時間裏最大的收穫。

不知從幾時開始，我的想法開始有了顯著的改變，感覺到過去的觀點是有些不恰當。一個人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裏，拼命向牛角尖裏去鑽。生存在這知識爆炸的時代裏，要做一個現代的知識份子，死啃物理是不夠的，而必須兼及其他常識。科學愈進步，分工也愈精細，即使以物理而論，也有許多範疇，雖窮畢生精力，所學到的仍屬有限，所以我又領悟到大學仍應是通才教育，而不能謂之曰專才，是以一般普通課程仍有其存在的必要，（但最好能改爲選修，視學生之需要而有所選擇。我深深感覺到我國的現行教育制度，從小學到高中，每一個學生的求學過程都已被排定，大家只不過被動地朝既定的方向進行而已。大學之有必修課，也是中小學作風的延長，大學生原應有選擇課程的能力，但往往盲目地被「必修」而不知道必修此課程的目的，其後果可想而知。）倘使自己深切瞭解有其必要去選修或自修某一課程，那末所學到的才是自己的東西。我過去對大一國文、近代史等課程，總覺得有點被逼學習的味道，唸不出名堂來，但是以我目前的眼光來看，都是值得一讀的。況且，一方面大一新生剛脫離中學式教育，對於解題、記公式都有一手，另一方面，剛進入一個新的科系，總不免有好奇心，想知道本系到底是在學什麼，如果直接授以本科課程，自然會欣然接受，而認真地研習。所以我想若能在感覺需要的時候去讀，那該有多好。

若是有人以爲我的觀點常變而問道：「你是否後悔在聯考時把臺大物理系填爲第一志願？」我的答覆是：「絕不！」